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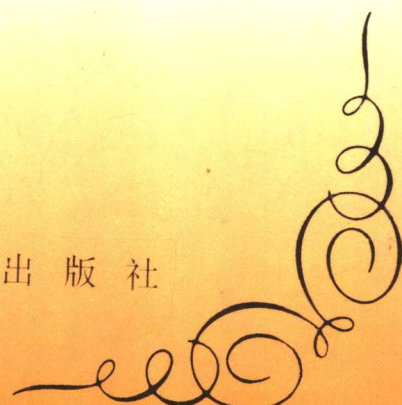
莫泊桑 经典小说集

MOBOSANGJINGDIANXIAOSHUOJI

下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I 565.44

156

莫泊桑

下卷

经典小说集



黔新登字 01 号

莫泊桑经典小说集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5529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25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221—03486—9

I·535

定价:23.80 元

目 录

项链.....	(1)
蛮子大妈	(12)
珍珠小姐	(21)
寂寞	(40)
乞丐	(47)
密斯哈列蒂	(54)
幸福	(77)
小酒桶	(85)
散步	(92)
归来.....	(100)
壁橱.....	(109)
俘虏.....	(118)
出售.....	(133)
端恩.....	(141)
洗礼(第一篇).....	(153)
洗礼(第二篇).....	(159)
裴洛姆老板身上的怪物.....	(166)

爱情.....	(176)
铃子大妈.....	(183)
流浪人.....	(189)
海港.....	(204)
雨伞.....	(216)
老人.....	(227)
堂倌,来一大杯!	(236)
保护人.....	(244)
萨波的忏悔.....	(251)
一个哥尔斯方式的复仇.....	(262)
懊恼.....	(268)
勋章到手了!	(276)
绳子.....	(283)
附录:一百万	(292)
鄱瓦代尔.....	(302)
橄榄田.....	(313)

项 链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有钱而出众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了，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阶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她不住地熬着痛苦了。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熬着痛苦了。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勃雷大臬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在她身上提醒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帷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矮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两个侍应生受到空气暖炉的

困人温度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磁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引起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得到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长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士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十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密谈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珍珠宝贝，甚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必定十分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哭好几天。

不料某一天傍晚，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大信封。

“瞧罢，”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送给你。”

她活泼泼地拆开了信封，并且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贴：

“教育部长和若尔日·郎波诺太太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

太太给他俩赏光，于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到本部大楼参加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

“你教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无穷的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贴，它是很被人争取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里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

“你教我背上披着甚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

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行饱满的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

“没有甚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的，你就把这份请贴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算是甚么，玛蒂尔德。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很简单的？”

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顾虑那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起来，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本年夏天的星期日子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这样罢。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像是发愁的，不放心的，不快活的。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罢，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

于是她说：

“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挂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我将来的神气不过是穷酸罢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好看得很的异种玫瑰花。”

她一点也不信服。

“不成……世上最教人受委屈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向她借点首饰罢。你和她的交情，是够得上这样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

“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

“你自己选罢，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链，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没有法子打定主意离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好老问着。

“你再没有一点甚么？”

“有的是，你自己找罢。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

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见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链子，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项颈上面了，对着自己的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着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项劲，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着了一种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被娱乐迷住了，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它们给她造成了一种模糊隐约的幸福。所以她甚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膀上披上了那些为了出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相抵触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里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遁逃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罢。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罢。”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得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都是失望的了，浑身冷得发抖的了，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使得自己再从自己的光荣里向自己端详一回。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项颈的金钢钻链子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

“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链子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

“甚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简直找不到它。

他问道：

“你能够保证离开跳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可是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也不转念头。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甚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

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一种希望上的疑虑推动他去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同一的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还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甚么也没有发见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链子的搭钩，现在正教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从前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帐簿。

“从前，太太，这串链子不是我店里买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那东西在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做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买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法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鲁意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向盘剥重利的人，向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了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限制和全产中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的链子。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愿意的神情向她说：

“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在你还给我之前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耽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认识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陡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住下。

她认识凉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断送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拚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应当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帐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全部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亲自用大量的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遇着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和那样快活的。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甚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的，没有一定的。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须有一点点差错。

然而，某一个星期日，她正走到极乐公园兜个圈子去调剂一周

之中的日常劳作，这时候忽然看见了一个带着孩子散步的妇人。那就是伏来士洁太太，她始终是年青的，始终是美貌的，始终是有诱惑力的。

骆塞尔太太觉得自己发生感慨了。可是去和她攀谈？对的，当然。并且自己现在已经还清了债务，可以彻底告诉她。为甚么不？她走近前去了。

“早安，约翰妮。”

那一位竟一点儿也不认识她了，以为自己被这个小资产阶级妇人这样亲热地叫唤是件怪事，她支支吾吾地说：

“不过……这位太太！……我不知道……大概应当是您弄错了。”

“没有错。我是玛蒂尔德·骆塞尔呀。”

她那个女朋友狂叫了一声：

“噢！……可怜的玛蒂尔德，你真变了样子！……”

“对呀，我过了许多很艰苦的日子，自从我上一次见过你以后；并且种种苦楚也就是为了你！……”

“为了我……这是怎样一回事？”

“从前，你不是借了一串金刚钻链子给我到部里参加晚会，现在，你可还记得？”

“记得，怎样呢？”

“怎样，我丢了那串东西。”

“哪儿的话，你早已还给我了。”

“我从前还给你的是另外一串完全相同的。到现在，我们花了

十年功夫才付清它的代价。像我们甚么也没有的人，你明白这件事是不容易的……现在算是还清了帐，我是结结实实满意的了。”

伏来士洁太太停住了脚步：

“你可是说从前买了一串金刚钻链子来赔偿我的那一串？”

“对呀，你从前简直没有看出来，喱？那两串东西原是完全相同的。”

说完，她用一阵自负而又天真的快乐神气微笑了。

伏来士洁太太很受感动了，抓住了她两只手：

“唉！可怜的玛蒂尔德，不过我那一串本是人造金刚钻的。顶多值是五百金法郎！……”